

《呼啸山庄》中象征化描写的文化解读

王 喆

(四川文理学院 外语系,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呼啸山庄》中运用了大量象征化的描写手法, 艾米莉把自己在生活中所体悟到的深刻而又难以言传的人生哲理, 通过意象的塑造, 曲折地表现出来, 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要求读者去积极地思考、探寻小说背后那丰富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

关键词: 象征化描写; 意象; 想象空间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08) 06-0095-03

Symbolic Descriptions in Wuthering Heights

WANG Z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ymbolic descriptions in Wuthering Heights, with which Emily Bronte expounded her unexplainable deep philosophy of living in an indirect way, thus the novel leaves much room for imagination and calls for readers' active thinking to explore its colorfu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symbolic description; image; imaginary space

“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 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1]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兼诗人艾米莉·勃朗特在她那“独一无二”的小说《呼啸山庄》中运用了大量象征化的描写手法, 把自己在生活中所体悟到的深刻而又难以言传的人生哲理, 通过意象的塑造, 曲折地表现出来。但有时读者也很少得到何物被象征化的暗示, 因而在这部骇世惊俗的不朽作品里, 往往是旧谜刚解, 新谜又出, 难怪长期以来, 人们视女作家艾米莉为英国文学中的“斯芬克斯”, 并在二十世纪不断掀起阵阵研究艾米莉的热潮。故有理由充分认识《呼啸山庄》中女作家用某些事物来象征一种主题, 希望藉此能挖掘出小说新的内涵, 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和思考。

《呼啸山庄》中, 女作家“将自由与限制、爱情与痛苦对立起来, 与此同时将它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 表现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转化的特性”。^[2]一方面, 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

写, 艾米莉使得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具有高度的诗意和象征意义, 成为表现这一特性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 “门窗及钥匙和锁”这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小说中频繁地出现, 也正好反映了这种特性, 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为“囚禁”与“自由”的对立。这一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小说中强烈反差的意象组合。女作家艾米莉笔下的人物所受的囚禁具有抽象和广义的概念: “肉体 and 尘世的存在即监禁, 人物的孤独感也是在冥冥宇宙中无所归依的精神流放感”,^[3]所以女作家在小说中借以运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另一超验世界的遥遥向往。

艾米莉生活在荒野, 她热爱自然, 她是大自然的骄子, 她笔下自然环境的描写与人物的塑造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程度。小说中的呼啸山庄虽说太小太局促, 但它高高地托起了另一个和风雨

雷电相呼应的内心世界。女作家通过对室外环境——呼啸山庄那蛮荒粗犷之景的反复渲染，以此来强化社会或者人性中恶的东西，使得挺立在风暴中的呼啸山庄，既是山庄，又不是山庄，取得了一种象征性意义——一个弥漫着原始罪恶气氛的封闭社会，像诗篇一般在读者心中唤起了纷至沓来的意象，它将犁刻在人们的心坎，与人的心灵共振，借内心世界的无限张力，去探求社会对人性的桎梏和心灵对自由的渴望。

小说开篇扑面就有这样的描写：“可以想象北风的威力有多么强大。因为在房屋尽头有几株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一排面容憔悴的荆棘都向一个方面伸展它们的四肢，仿佛向太阳乞讨温暖。”^[4]这几句粗犷诗意的描写，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作者有意将小说情节的展开建立在一个自然环境中，是别有一番用意的。终年不断的猛烈北风，不容许山庄的树木向天穹挺伸，强迫它们都向一边倒去，那萎靡不振的树木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育良好的体型。“树性”被狂暴的猛风扭曲了。在这部作品里，树性就是人性的象征，人性同样终年不断地承受强暴的压力，就像那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树木。在这里女作家暗示人们，远离尘嚣的呼啸山庄已经受到了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侵染。“在这里，自然界是冷漠的；人类之间充满争夺和竞争；善恶界限已不分明。”^[5]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浓厚、悲凉气氛的渲染，使得我们受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气息，似有一种力量要冲破层层阻力即将爆发出来。代表强烈个性的风雨雷电在荒原中到处显示着他们的威力，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在沉郁的荒原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爆发。人性的歪曲，犹如自然的破坏，这里，女作家向人们又一次传递了自己爱荒原，爱自然，但更爱自由的心声。“自由是艾米莉的鼻息；没有自由，她就毁灭。”^[6]虽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然人性遭到了囚禁和扭曲，但她和希斯克利夫的死亡最终证明了他们在精神上回归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实现了自然之爱，达到了最终“自由”。

二

室外自然环境的描写极大地渲染了小说的主题，但室内“门窗及钥匙和锁”的提及也频频跃然纸上，为作者笔下的人物再次增添着象征意义。小说中主人公总是通过窗子，看到另一边的景象。在西方文学中，尤其是英国文学，从十九世纪开

始，个体的内在世界与窗意象就有了密切的关联，诗作与小说中（甚至是绘画中）都会出现站在窗边观望的人，观者与他的周围一切呈现出一种分割的状态，无法与外在的世界合二为一，常常是孤立寂寞的。小说的一位叙述者洛克伍德站在呼啸山庄里评论外边：“我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我看到的是一幅令人伤心的场景：黑夜提前降临了，天空和山野混杂在一团凛冽的寒风和令人窒息的大雪中”；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也是从画眉田庄客厅外面朝窗子里面看；小说中更经常地用渴望从窗或门的一边到另一边这种意念来强调这种“囚禁”与“自由”的对比，总是存在一个想象中的分隔，有时物质的障碍物被清除了，这种分隔也难以清除。书中那个小精灵，即凯瑟琳的灵魂想进来，却被窗玻璃无情地隔开。凯瑟琳在画眉田庄里面，身体有病，心情又不好，渴望着到外边去，却出不去。不是门和窗把她隔开，而是无形的东西——她的健康状况把她囚禁起来。钉死的窗子，锁着的门及钥匙，更强化了这种分隔的概念。两所庄园里的人们生活中，充满了获得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由于别人的意志而遭受挫折，锁着的门窗及钥匙就是这种意志和权力的象征。辛德雷把希斯克利夫锁在卧室里，那便是他使用权力剥夺了希斯克利夫的自由。以后这一主题又在书中反复出现。当埃德加和希斯克利夫争吵时，凯瑟琳锁上了厨房门，并把钥匙扔到了火里；辛德雷和伊莎贝拉把希斯克利夫锁在门外；希斯克利夫把伊莎贝拉关在呼啸山庄，还绑架了耐莉和凯蒂，并把他们锁起来；特别是当希斯克利夫把耐莉和凯蒂关进房子又锁上了门，之后拿起了放在桌上的钥匙，凯蒂就立刻跳起来去夺拿钥匙。这象征着凯蒂拼命斗争，争取她的自由，而她最终没能抢到钥匙，说明希斯克利夫有制约她的权力。这里女作家在暗示人们，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与外界的关系不再和谐，而更趋于紧张和对立，大自然已无法亲近。其不但冷漠无情，自身亦因工业革命而受限制。当时在工业文明主宰的社会里，人们已无法信赖上帝，只能凭借自己最后一点力气，运用心灵自由的力量，将自己内心的愿望投射到远方闪闪发亮的窗户上，借那明亮窗户的希望之光，去对抗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

与锁着的门和窗相反，打开的窗和门则象征着自由、解脱与重逢。身处室内，人与自然本来是隔绝的，“开窗”的动作，连接了人和自然，

在大自然壮观气象的陶冶下，人的心胸也会为之开阔，精神也会为之振奋，人与自然就会达到默契的交流。所以“开窗”表达了一种进取的人生态度。希斯克利夫听完洛克伍德讲述他的噩梦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爬上床，打开窗子，呼唤凯瑟琳的灵魂，在他看来，正是关着的窗子把他与凯瑟琳隔开。希斯克利夫买通耐莉，约好星期日全家人外出做礼拜时，去看望凯瑟琳。耐莉讲述故事讲到这里时，特别强调了一下：“我们通常是在做礼拜的那几个钟头里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但是那一天天气是那样温暖，令人心旷神怡，所以我把门都大开……”没有了分隔他们的障碍，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1802年，洛克伍德重返呼啸山庄时，他发现不仅院子的大门开着，而且房子的门窗也都洞开着。这象征着庄园里的人们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过上了舒适幸福的生活；他们的身体是自由的，他们的心灵和感情也是自由的。这一象征化的手法最后一次是出现在全书的最后一个高潮中：“格子窗来回地撞，刮着放在窗台上他的一只手；刮破皮的地方没有血流出来，而当我把手放上去时，我不在怀疑：他是死了而且僵了！”我们毫不怀疑，希斯克利夫的灵魂一定获得了自由，从敞开的窗子飞了出去，飞到荒原上与凯瑟琳重逢了。“窗这一个意象似乎是他们灵魂相遇结合的通道，更是他们摆脱各种世俗文明，理性束缚，追求本我的自由之路”。^[7]最终，通过窗户建架起的障碍——囚禁与自由，在两位主人公的死亡后，在小说的结尾处消失殆尽。这里窗反成了抒发苦闷的媒介，人们透过它完成了向外拓展的欲望。当窗变为心灵渴望自由的出口时，无论是窗边的瞭望者还是聆听者，都可摆脱世间的樊篱牢笼，散发出生命之活力。围绕着这扇窗，女作家巧妙地把她对“生死与爱恨，过去与现在、存在与虚无的思索展现在《呼啸山庄》的戏剧舞台上”。^[8]

三

“世界万物之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有着内在的感应关系，诗人的任务就是去揭示这种感应关系，去寻找思想对应物。”^[9]女作家无论是对自然环境的渲染，还是从这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中，她确实找到了对应物。女作家向我们构建这样一个粗犷的诗情画意中弥漫着原始罪恶气氛的封闭社会，它干扰和凝固着人们思想，

这里的人们在遭受着“精神的酷刑”，对于这样的原始庄园，若不加“修剪”，跨越自由和紧闭的障碍，也只有通过死亡才可得以穿越。虽然现实中无法找到呼啸山庄，但它植根于人们的心田，总能于时代同步。小说中另一展示给人们的“窗”意象和“门”意象原本属于同类意象体系，但在宗教中“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得到荣耀的基督本身就是门，如他所言：“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10]然而小说中“门窗及钥匙和锁”这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可同时连结与隔绝、或保护行为不被打断干扰，打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代表着一种心灵的释放。这样，意象的内蕴就升华到哲理的层面，代替了“门”所能起到的象征意义，以弱势象征传达出“门”所具有的引领人进入最高现实的内心向往。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名言，“打开窗子，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教宗的名言总是让人满怀希望，充满光明。同样女作家以其慈悲博爱的胸怀认为窗外的世界是美好良善的，“新鲜”的，是足以救赎窗内之人心灵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呼啸山庄》中的象征化描写是艾米莉灵的经验，它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要求读者去积极地思考、探寻小说背后那丰富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

[参考文献]

- [1] 劳·坡林. 诗的声音与意义 [J]. 世界文学, 1981, (5): 248.
- [2] 高继海. 英国小说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 钱青. 英国 19 世纪文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4]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M]. 王蕙君, 王蕙玲译. 奎屯: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常耀信. 英国文学大花园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6] 杨静远. 勃朗特姐妹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7] 李书影. 窗: 本我与自我斗争的切点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8(3): 268.
- [8] 金琼. 绝对时空中的永恒沉思——《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意识 [J]. 外国文学研究, 1993, (2): 39.
- [9]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耶稣是好牧人 [M] // 圣经. 约翰福音. 联合圣经公会出版: 2000.